

宋 祁 奉 敕 撰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書論事從李平河
 度使王忠嗣署為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九七年政有異績召授
 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
 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
 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內詔平懷欵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
 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
 規旌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
 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為東都留守故事若
 守不出城以執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遠義成節度使潘青尋納雖削偽號而陰
 蓄毒謀冀有以逞其在數千自行營邊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奈
 何疑之使基于野命館城中宴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改從數百騎往往入納
 皆納大喜然畏且信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
 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
 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

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
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主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
方吐蕃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
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隴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為別鉅六
篇河而戎之錄四篇而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
以寸為百里并讓古今郡國縣道可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世書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諸城如多所廢置正帝善之賜子加等或指圖問
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自觀分天下隸十道在畧雲為按察開
元為採訪使置升降備至陰陽雜數固不通其器汰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
人物為相十二年雖安老大事三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
賓受魚少俗家人近習不見其喜福世謂得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之父年望多然諱所交皆一時俊傑為安陵令都督
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文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聖為和親判
官信安郡王漪表等置州別駕等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揚
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劫使希聖為使臣等其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聖
鄯州都督知留

卿於是年道而軍布衣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聖報曰受和非臣
下所得也虜悉眾爭道泉希聖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其營而卒拔而
還授一子官時軍虜盡於庫虛寡希聖居數歲劾粟金帛黜其餘官者生仙童行
邊或勸希聖結其驩合曰化身箇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聖不職下遷恒州刺
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世抵死界金者皆得罪希聖愛重文學門下所
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陰補濟南參軍事刺絲水尋過開州刺史元
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解其契
要無不盡示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元甫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為工部郎
中充江准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為水陸轉運使致
度支兼和權使於是軍興餽饋倍得劇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何朝兵
罕戰兵困賊無所出佑以為救敵莫若省費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元武建
武中廢縣四百吏率一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省大
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貞觀末以治承天廢故
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循戰難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
魯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縣繇也垂作士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
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

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固為太僕今
大僕為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固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
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百加且漢置別
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
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
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員則賢員外官二千八百自是以為常當開
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盈雖有浮費不足為憂及中宗
察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存寄
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
省官更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
亡又况顧姬戚之產或建武時公孫述隗囂宋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呂天蜀鼎立
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後人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由沈輩繫刑暴賦誣軍
是解過士人如奴向無正跡其秦晉李強然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
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雜內官約三百員尉監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
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晉在國當時伯固成蓋若后
之貴寵第一周隋間受已多國亦以不集終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在儀同

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行必因循
改作取議入不為虛紀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任在任
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佐為開大衢疏枿壓障以息火災朱建黎氏三世
保險不實佑計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
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情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徐泗討定之佑具舡艦遺屬將孟準度淮擊作不克
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墻不敢進乃詔授情徐州節度使析滎泗二
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灌漑既斥海瀕弃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
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情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而
為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
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
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陔決即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
諫為河中心尹叔文欲搗東宮其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為
李義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議度支鹽鐵於嬰始度支簡用度多
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遠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遠少府職務簡
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亮陰道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

邊臣有為而叛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興檢狃為害追之太原及竟而上不款弊
中國於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責生誦成蓋聖王之
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上存聲教豈敢因而
事外耶昔焉奉世矯詔斬沙重主傳首京師威振西域宣帝議加爵士蕭望之
獨請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然
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瑒遠邊臣由此邀功
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完項
小番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歛取繇役遂致叛二與北狄
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
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
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徵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蕞謀何必承
輿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
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多後致仕在官中少少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
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朝進退
太傅謚曰公簡佑資階正議大夫
為政典二十五篇房館稱才過
大傅謚曰公簡佑資階正議大夫
為政典二十五篇房館稱才過

篇為號通與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易澁慎與物不
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續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學觀林仍
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
察數訟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
所蔽云○三式方字考元以陰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
高郵稱之佐既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子綜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
專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猶疾躬為營方藥羞瘡及死甚而世稱
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群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從祕
書丞孫駕部員外郎子牧

綜字永裕以門陰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其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嫡
自白憲云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
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綜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
中少監駱嘉祐尉大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為工
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綜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此駙馬都尉
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綜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暮著于公會昌初為
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綜同選又詔

關長家有姿相者皆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宗有大臣
體乃詔罷所進使有意倚宗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
川節度使從西川復鎮淮南時方皇道流三聖帝皆至淮浦遺米自給呼
為聖米取陂澤其浦實皆盡民更表以為符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而宴適不
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更都踰歲起為節度使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為右僕射
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變主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
鄆三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岷三而左軍中尉
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父之遺樞密使
楊慶誦中書獨揖按它宰相畢誠社審權將伸不敢進乃授宗中人請帝監國
奏因諭宗劾大臣名不左者抵罪宗遠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
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册拜
司空封郊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大傅會與兩河使素
匡謀討蠻兵敗奔于宗宗囚之効不能伏節有詔斬之宗不從其死張愕得疾
卒年八十贈大師葬日詔宰相百官皆詣其柩其柩行有司合然才不同
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素未嘗虛度其陰佐之妻亦不與宗通宗死宗子

齊休懿宗弟休翰休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
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鏐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榮行刺史
事而昭宗命孺休為之以榮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榮害焉始孺休
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榮曰殺爾金焉往與充述休同死孺休
恟感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李謹自廣陵來勸勛
以身守恟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皆曰
之聞難完濬城隍閉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恟勇士百餘欲
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虐恟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塞城
傳城戰恟殺數百人圍是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恟擊
鼓城大呼圓氣奔奔恟徐約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自謹乃請救於成將
郭厚本賊解之漸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接反為圓軍所包一軍
盡沒恟使人請厚本厚本遣文宣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
狐約遣子恟率兵圍也淮口與郭厚本合為圓所敗相等並沒於是濠絕賊乃以
賊將沈榮奔城糧盡為薄給以給戴可師使加恟檢校右散騎常侍仍
以恟為勛遣圍入城見恟約降恟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恟答書言安祿山朱泚
等終底覆滅者以恟為勛勳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與舉率兵至恟解去圍

等終底覆滅者以恟為勛勳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與舉率兵至恟解去圍

凡十月陷附循一皆殊死奮而辛護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
賊平情遂或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
生傳孺淮南節度府堂書記權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垂官爲
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伯據魏博兩
蹇不循法度牧追怨長慶以來朝廷措置失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致夫
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生人常病兵兵相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
曰冀州舜以其分太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
人沈熟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
脆弱唯山東爲五種本兵矢他不能湯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
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持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
州力足以并石也幽州幽陰陰陰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
帝王多居其地周武王滅紂一也晉大常備後諸侯至秦莽統二晉經六世乃
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匡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
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高魏武舉官渡二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

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反河以窺胡
高齊並弱空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
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
霸者不得不爲霸霸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山由海
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鄆自爾日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
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以塞其衝談齊晉以
蔡彼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頤回轉顛倒橫邪本常五年間
不戰生人口頰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辛快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連遭
孝武靡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力能盡得河南山
地洗刷更革固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恬
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
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高元
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曰馬建盟津案齊案燕案魏案
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
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天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
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

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屬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顓數諫止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也今日六和末召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今孤楚字毅士德茶之裔也生五感能為辭章遠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畫語楚嫌其爭議而下之既及第柱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僖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僖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位一軍乃安田長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篇成人皆傳諷皇用縛以言利幸與楚肅備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文未下議者多欲罷楚獨不肯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亦領節度使楚亦領節度使楚亦領節度使與楚善皆不助度帝嘗謂楚曰

它學士比比宜事不切皆濟其草思楚之才轉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為車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示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眾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與衣遂定及出太原轉為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稱節度使進門下侍郎鍾得罪時謂楚緣鍾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肅使輔政乃不敢言方營壽陵詔楚為使而親吏章正牧奉夫令于翟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以為為無餘亦許歸路詔捕翟等下獄誅出楚為宣歙觀察使俄是衡州刺史并徙為大子實客各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肯楚至陝一月後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組之不克訪亦立逐出紳即拜楚為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帥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草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紳論人人悅喜遂為善俗人為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帥師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備制者之徒節河東召為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其能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紳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呂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既草詔

將為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即請假勛自而敕湘曰賊已降第謹成淮
以無事戰湘乃徹敬釋械日與勛眾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
臨湘及監軍都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稟將翟行約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
賊便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既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絃為
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
七十八贈太尉子高渙淵

高渙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高與鄭顥為姻家怙勢驕僣通賓客招權以射取
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為人白發其罪故絢去宰相因高與
群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
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為高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高乃以長安
尉為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文疏指
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為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敷不給
琢本進士高為之入子陷絢於惡顧可為諫臣子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
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革知部侍郎李勣為叢等侍讀亂長幼序
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又陛下上備所... 白衣宰相高未嘗舉進士而
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 亦改他官改詹事府司直絢

方... 淮南... 奏自治帝為聚雲為興元少尹蛻華陰令高亦陸阨不振死渙淵
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守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為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主還
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為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博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
之蓋礪中而玉表歟絢絢世富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
矣哉

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
聞外事故黜用不疑延齡持得君謂公輔政少所降下至媢罵適巨時人側目屬
以相事者皆不巳將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
以相事者皆不巳將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

德宗貞元十一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
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道性齟齬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
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引家文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入者而
無久任者損以便宜帝意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隆
空明太子太傅益

府去為道三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而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
貞元十二至德宗誕日詔給喜中徐宜兵部郎中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滉

年及佛老二師並勸德毀質問大趣渠年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
鋒生帶德之意動遷秘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
之後屢請中人專召渠年終是皆屬自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
卒臨下三刻止渠年再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年為人佻躁志向
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檢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
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
簡然斯保官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高執誼與渠年等其權
作人上延齡實皆姦虐紹與浙建明渠年後出望氣輕張因勢以動天下召程
下任之其浮競甘進者爭出其明赫然勢焰可及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
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者甚多傳于時

李實者王補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祭御史復辟江淮都統
李實者王補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祭御史復辟江淮都統
實為忠行而不禮詔著翰安厚諸朝齊連以歷代宗貶實由是稍推京兆少
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連悉所賦勞軍年泗曲且甘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

中齊運奔城天詔拜京北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與粟以餉
晟賊王順有助萬年承源遂不事齊運怒拉原之死於廷遂家告免御史大夫
崔縱請第治帝不許御史黜章深劾齊運許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
諭說官御史後丹得群署早以劾然卒不直遂寬之天蝗旱齊運不能政乃
以韓嗣代之時正卿閑厩官死使進全體部尚書空榻內殿對已齊運常次
進帝與參決一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合而已嘗薦李錡為浙西受
賂數十萬又薦李錡為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臥疾滿歲不能謁
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遠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卒年七十二
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皇直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皇節
唐山南東道復從之皇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死如欲殺之夜繼亡歸京師
累進司農卿擢封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悞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早關輔
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
有以乃收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南亩輸于官優又成輔端為佞語諷帝
實乃若也工部國事為實言古者言諷箴諫雖詆訾許詢何誅焉帝悔
然不罪實故高京兆也

實怒奏捕為三原令廷辱之與萬年今李實誣逐度州司馬以劾三原部員外
郎房放也其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護短遷斥者甚眾專情整色見顏問
權而漸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
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毋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
所畏詔書蠲人通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控取三萬緡吏
乞貸豪整輒死按之無罪者得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
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擲之實懼夜遁去
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御史居喪游颯不度下
除為重司直又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
典與劉度少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哀命尊嚴亦以辦濟帥常統
進功位以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鐔以吏道進既
由鏞劾劉度相至雖市道皆出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
鏞與劉度相劾劉度相至雖市道皆出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
鏞與劉度相劾劉度相至雖市道皆出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
鏞與劉度相劾劉度相至雖市道皆出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
鏞與劉度相劾劉度相至雖市道皆出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

之帝嘉其功起拜禮部尚書稍以貨賄結官要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鏞及鏞
用事更忌播而以兵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
使穆宗二年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知書
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憚無失河
北怨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
聽自隨是時南方多事人俱欲播去之然後七里港以便播
引後賴其利穆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
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赴
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等實劉敦儒指責李景讓薛廷老等具
延英言播領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
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領使封太原郡公時草
處厚當國以職者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
十一贈大尉諡曰節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強濟稱天竺勤吏每
視簿領必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所者亦置大罪以功勞增秩
已卒不葬於家其子亦不葬其子亦不葬其子亦不葬其子亦不葬其子亦不葬
重賦取以止

萬萬遂得相云
元和中末素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改游事歲中第一
失實貶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
其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讓曹改兵部為集
賢殿學士拜陝隴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
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
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
斛府兵餘以市杏者死神策士估勢不從宣字法辭是唐積威出民賴以主召
播其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賑饑屬吏弗
完治起至部先將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
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
誅之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
新學起而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遂自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入過以解
帝鍾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書象便殿號富士仲尼

元和中末素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改游事歲中第一
失實貶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
其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讓曹改兵部為集
賢殿學士拜陝隴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
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
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
斛府兵餘以市杏者死神策士估勢不從宣字法辭是唐積威出民賴以主召
播其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賑饑屬吏弗
完治起至部先將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
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
誅之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
新學起而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遂自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入過以解
帝鍾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書象便殿號富士仲尼

惜天下費式奏益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賊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
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立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
尤福里第羣賊皆東靡攷攷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關所部
得生番回鶻悉隸數百發能破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道擒斬之
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姓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惠民隱賊自名仕至縣令皆
夢澤州不能制式曰有窮發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致皆務死咸通
三年徐州兵乃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使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皆隨視事
二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替白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章渠等商天下成敗
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曰回沈可不戒哉憲宗就於立功而皇甫錡以聚斂取宰相
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勤勞一功焉居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列傳第九十二

唐書一百六十八

唐書一百六十八

宋祁奉敕撰

其後進京是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與等授右拾遺年踰壯入翰林
為學士便媚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章渠等
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書浮屠象帝使執詐贊之太子
賜以帛詔執詣到東宮謝太子卒見无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
也執詣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
一以書召見所善王仲舒肅成季劉伯芻裴度常仲孺呂洞徒貧之或謂
執詣曰彼將論君且叔文鉤黨事執詣即白成季等明此有所窺帝詔金
吾伯孺相繼食飲於家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專乃擢執詣為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下平章事叔文既主任居中竊命欲執詣据以奉行因
用其舊職伯孺執詣為所引然外泊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
相可存不蒙謝亦不白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搜遂詬怒
反成其怨又憲宗受內禪流叔文分其支黨執詣為崖州司戶參軍帝
以執詣封黃裳之婿故最後與執詣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
奮奮無氣聞人反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末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

嘗請職方觀圖至嶺南輒顧自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訖省既
易句以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敗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固言治道德宗初置東宮太子引
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起贊收文獨
嗔然既罷太子曰向君无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无與也
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獻群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
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洩中泮表遂疑曰某
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皆附
之若年執詔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愈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後
准程昇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
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帷坐以昭容官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惟
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
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因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
主我乃授之書執詔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素
諫宗元馬錫等倡議之以為任唐官者復出憫然謂天下无人收文每
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夫自用杜佑為度支監鐵臣已削之

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
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
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
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
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
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 文珍等皆在哀
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墮射兔苑中跨 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
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
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
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麟來為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關便欲前執吾
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
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
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
誼與不附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群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
葛祠詩以自況歔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

詔任本闕茸貌遂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任之無聞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翰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任尤通天下賅謝日月不闕為巨匱裁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任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摠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又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睡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深署歲薄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任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為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

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

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

憲宗為太子

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惧太子怒

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使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

家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臨問加禮至門人以齋能文聖之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二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書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必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監鐵案頻馬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群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風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其家喜巫鬼每祠歌竹鼓吹裝回其聲僉傳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宗文疑者入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今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澤官願三不可用遂罷禹錫去落魄辭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調託幽遠作問大鈞調九年等賦數篇又和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惡徙五谿

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瘡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
出跋險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
良呂而正元嗣宣技心失恕陰書負取雖亡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
釋之乃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
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
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
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心之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
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
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
不耕而歎廩庾之无餘可乎身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
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比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无貨以給也凡學官
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官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
子廟其禮不應去其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署原廟
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掃禮樂其祖况後學師
先聖道而欲肅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公教類廢而以非禮之能謂之者所宜深察禮廢歷代无是事武德

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身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
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注生薦酒脯時王
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劼從以明衣衾在著為令遂无有非
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
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
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
營學字室以備用豐具養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補食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
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生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二十四年過之無
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
相裴度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
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徒汝回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持才而
廢福心不能大怨裴在益憂懼所為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
與白居易酬復頌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
力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七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子
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魏異州刺史遷

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萊陽檀山貞德
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眾未知至起蘇
州擢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為度支贖使即日自為副
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山言溫隴西李景儉河東
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自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
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以為常太上又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官
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自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徙曾祖顛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
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
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
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
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監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善王叔文常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又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
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
因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感悲惻雅善蕭
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執平居閉門口舌無數交與游者

友安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路
斷自斷子內孰能了僕於宜其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
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文士年官以
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其薄不塞眾人之怒謗語譎讒昂昂數漸
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曰為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接
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
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其大都不過數十寒暑无此身矣非徒辱
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居纒美中文慣習每昏睡重睡意以為常
忽遇北風晨起清寒中躰則肌草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林陽以為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亦有特異鳴舌啾謀之聽之恬然不怪已與
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
坦然駭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與自科居此尚復幾何
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出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詭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
木石為徒不復致意公天子聖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
三若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僅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覓白便受
天澤餘潤雖枵腹腐不能生植猶足丞出之園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恩
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田朝文謂
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大
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貧罪者親善如奇其能謂可以
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且堯舜孔子道
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殫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親執事既墮
隔恨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公其靈昭幸獲寬貸名得善地元公事
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
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眾
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隆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
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霞積一日堦委溝壑墜先緒以是坦然痛恨心骨涕
執榮於孤立未有子負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
照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鄉人立塋奠顧取无後繼者隨慟然
初歎嗚嗚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此誠文人所共閱惜也先墓在

六書夜哀憤懼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一
百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膚巧
皆待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孫之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
去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復斬伐无
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
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尤可為者一身一敗萬事立列身殘家破為世大慘
是以前所告也以此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適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
一而為有元兄孟嫂娶孤女媼媼言者然賴當世家業分明辨列卒光史冊
誠知報國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唐東縛於晉終以无死鍾儀南音
不獲以國叔向囚虜晉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崩通據鼎耳為齊上客
君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見寬
覆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公以恠怯洩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獲臂肯同音
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志劣无畀能解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
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頽然復復首肯讀古之一傳數紙後則再
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發失假令方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也
用矣伏惟興哀於无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勸
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於域遠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防姑遂少致益輕
瘴癘就婚娶求宵嗣有可付託即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眾畏其
才高懲以復進故无用力者宗元久旧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号貞符
曰臣所崇仰流人吳武陵為臣言重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
非也何獨何得尔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公龍嗷嗷推古瑞物
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
大功其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
積厚之宜身无極之至本天開開官駭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數日
此大車不宜以辱故休歇使事王之與元立無以抑詭類技正道表數乃代
臣不勝為激即且為書念終底波其與不聞于時猶不焉也有一明大道施

工之身亦... 臣元稹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扑蒙空伺
而無... 奮彼闢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
物... 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其乃知架東空亦挽草木取
片... 之微毆其內於其乃知嚙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野... 者搏齒利者齧八剛者決群眾者車兵良者殺披披精藉
野... 有方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
之... 者奪以具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車車交臂以十其內
一... 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
而... 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塗指屈伸批握莫不統率生
... 乃克建其身推之厥初民能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
... 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
... 於武王曰有道的曾孫統身漆血新言哉惟
... 命之存以奠永祀後之祚謹冀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
... 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言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
... 大度克懷于有祗管能庸賢濯煥煦寒以瘳必熙茲其為符也而
... 乃下取祗... 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

齊敬帝... 泰山石間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遂承效卒
在... 後有隋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
而... 亂鉤裂厥符不身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駸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
十隋氏環四海以為鼎鑄九垓以為鑪錘以毒煇煇以虐焰其人沸湧灼
爛號呼騰躍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濬滌湯沃蒙為清靈
冷風人乃遷然休然相賙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削磨剔膏流節離之
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擗奔走轉死之
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擇用祇于先德徒奮祖呼搗逆義旅謹
動六合云三摩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降厥緒五劉于唐人乃
竝受其嘉去隋氏克... 唐躡躡誰歌願歸和寧帝庸庶粟惟人之為
節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郊焉義庫發謹飭歲于大侵人以有年簡于
厥刑不殘而徵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琴植拂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
欲不謁而獲見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與革不竭貢力不揚于後
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推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
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子其久伏行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
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 祥而壽考

惟非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襄首以麟躬曰惟
元... 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泰究貞
符之重... 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
穆穆德教之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鼎鑪
矣以辭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于熙熙相寧以嬉賦徹
而戒厚我楨猗刑輕以清我完靡湯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台
之子子由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亦宜載揚于雅亦天之假天之誠
神宜鑒至仁神之易休宜仁之歸濮鉉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
祝唐之紀後天罔降祝皇之壽壽與地咸爰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
以吉... 德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焉不爾思有
號于天命曰嗚呼咨尔皇盛无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
自憐曰微... 始考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若固前志之為
九始今... 古兮怪今昔之異謀誰聰明... 可考方追駿步而遐游繫誠
之斷... 方仁友誦而萃之日施陳以繫厥秀敷堯舜之為上睢盱而混
茫兮下駭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方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考而無其

形推變乘時方與志相迎不及則殆方過則失貞謹守而中者與時偕行萬
類其美方多由必寧剛柔弛張方出入綸綍登能抑枉方白黑清濁
方方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內方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
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方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願慮以周圖方專茲道
服說如構而不戒方猶斷斷於所執哀哀之不能去遭任遇之平迫勢
疑而多詐方逢天地之否隔谷圖退而保已方悼乘期平曩昔欲操術以
忠方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苦甘脂潤方鼎鑊垂危盡之明有方
郡印而南適推罪大而寵厚之宜夫重仍乎禍誦故明憐之天討方之
乎鬼責惶惶乎夜寐而書駭方類麀鹿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方泝湘流
之法法飄風擊以揚波方舟摧抑而迴遭日霾暈以昧幽方黜雲浦而上
暮屑寧以望雨方聽嗷嗷之哀候衆鳥萃而啾號方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
其詎止方逝莫屬余之形魂攢鬱奔以紆委方東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
浪方湯而汨乎淪澗際窮之而止居方羈繫禁以禁纏哀吾生之孔艱方
循飢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方不遂死而生方逾再歲之哀者方猶買
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方誰蔽罪以塞天方誰救而活方猶買買買
進路呀以劃絕方退伏匿以不與方

之將焉方今何為此矣也豈貪食而盜名方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
方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方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方行九
折之我哉却鷲棹以橫江方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方完形軀之既
多有鮮齒之有微方蹈前烈而不頹死蠻夷固吾所方雖顯寵其焉加配大
中以為偶方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
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使為
母子永決即其妻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
州初人以男女賈錢過期不贖者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
尤貧者以書相遺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
勸其進士者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
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命因碑以實之云

宗元能其其長安人居郡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鄆尉精吏治為叔文
所引為御史為鹽鐵揚之院留後叔文敗貶柳州司馬李異鎮鹽鐵為
異計可謂我權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

使并此痕廢能萬一塌節老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
使方謂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論諸帥府以羨賞屬員故昇所至不剥下不
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二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重帛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乘
車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巫贈尚書

左僕射諾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貨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楊虎取大古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
視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
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信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列傳第九十三

